



國 學 / 滄海叢刊 /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錢

穆著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錢 穆 著

1983

東大圖書公司印行



滄海叢刊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初版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基本定價貳元肆角肆分



版權所有
必究

著作人 錢剛
發行人 莊剛
出版者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總經理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東大圖書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二樓
郵政劃撥一〇七一七五號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 版臺業字第〇一七九號

序

余自八十後，雙目模糊，已不能再讀書，但亦不忘時有所撰述。民國七十年之秋，迄於七十一年之夏，為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諸生開講周濂溪易通書及朱子呂東萊所合編之近思錄。隨講隨作創記。又元代劉因所編朱子四書集義精要一書，字體大，略能誦讀，亦寫為創記。合編為理學三書隨創。於余舊撰宋明理學概述，及所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中自宋以下有關理學諸篇，以及朱子新學案一書，或有重複義，或有新出義，讀者合而觀之，亦可見余對理學見解之一斑。

余又同時有論文化傳統中之士上下兩篇，亦附編於本書之後。竊謂自戰國以來，中國社會特有士，乃中國傳統文化一大特徵。兩漢以來之儒林，宋明以下之道學，皆士也。卽道釋兩家中亦多士。明於其所以為士，乃知其所以為學矣。亦合而觀之，乃庶知中國學術之大統。再以會合之於中國歷代之史實，則知凡學之成體，亦必兼有其用矣。其所為學之是非得失，高下大小，則必憑史實而銜定之。又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一文，為余應美國在夏威夷召開世界朱子哲學會議之

邀，未克出席而作。時為民國七十一年七月。又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程及其未來之演進一文，為余應香港中文大學二十週年紀念學術講演之邀而作。時為民國七十二年四月。此兩文亦並附於后。是為序。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夏錢穆識於台北士林之外雙溪時為八十九年之誕辰

宋代理學三書隨劄 目次

序	一
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劄	一
一、大學	一
二、論語	一六
三、孟子	七〇
四、中庸	九一
周濂溪通書隨劄	一〇三
近思錄隨劄	一三九
附錄	一八一
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	一八一
再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	一九七

略論朱子學之主要精神	二一
中國文化演進之三大階段及其未來之演進	二一九

朱子四書集義精要隨劄

朱子成論語孟子集注，大學中庸章句，爲其畢生粹精盡力之作。而務求簡明，下語不多。在其文集語類四書或問諸書中，逐章逐句，討論發明，爲集注章句所未及者，實繁有之。後人薈萃爲朱子四書集義。元初劉因靜修加以刪節，爲朱子四書集義精要。其書後世少流傳。故宮博物院就元刊本重爲印行。余自八十後，兩目模糊，不能讀書。惟此書字大逾恆，勉得誦覽。又可遇倦即止，不須通篇讀下。余八十七歲生辰之前，天暑蒸溽，偶取此書，晨夕伏案，藉資消遣。隨有劉錄，管窺蠡測，聊以成編。工畢於七十年八月之四日，在余八十七生辰後二十五日。先後亦幾兩月之久矣。耄老荒昧，仍復惜而存之，讀者幸加鑒諒。

(一)

朱子曰：「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故爲學要先識其外面規模如此之大，而內用工夫以實之。」今按：程朱表章四書，其義在此。如大學一篇，明明德親民以止於至善，此即其規模之大也。然盡在外面。至於捨此而僅求獨善其身，則本末內外先後大小之辨，便已失之。近人疑程朱理學偏重內，可於此知其非矣。朱子又曰：「吾儒必讀書，逐一就事物上窮理。異端之學，一切掃去，空空寂寂，然乃謂事已了。若將些子事付之，便都沒奈何。」則謂程朱內究心性，看輕外面事物實用處，必誤無疑。若以當前中西學術相比，則可謂西學重外，中學重內。中學內究心性，而西學不之及。此又所從言之各異，當加明辨。

(二)

朱子曰：「虛靈不昧便是心，此理具足於中，無少欠缺，便是性。禪家則但以虛靈不昧者爲性，而無具衆理以下之事。」今按：中國傳統文化可稱爲人本文化，以其一切以人爲本。人間衆事，是非得失，不衡量以人心，則何由而判。故曰，虛靈不昧，此理具足。萬物各有理，豈能具足於人心。西方科學家各就物處求理，儘可與人無關。如生物學研究一切生物之理，鑽尋無微不至，然與人生之理，則有相距甚遠，渺不相關者。人生當何去何從，生物學家轉置一旁，不加理

會。亦可謂有得於物性，卻無得於人性，此與禪家有何不同。

朱子曰：「人只一心爲本，存得此心，於事物方知有脉絡貫通處。」今按：人生以己之一心爲本，此語無可懷疑。人心與外面事物之脉絡相通處，中國人卽謂之理。若略去人心，必從客觀來外求物理，則原子彈可以多殺人，亦是物理。但人理中決不許其如此。今日西方文明多從物理來，但不求人理。原子彈發明，特其後起之一項而已。其他機械，有害人理者，多可類推。茲不詳論。

(三)

朱子曰：「悚然一念，自覺其非，便是明之之端。」今按：可見大學言明明德，乃指明人道，非是明物理。

又曰：「明德統言在己之德，本無瑕垢。至善指言理之極致，隨事而在。」又曰：「善字輕，至字重。」今按：科學發明亦可謂是人之明德，亦未嘗不有善。但不得謂其皆是至善。今日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皆賴科學發明，其事豈盡屬至善乎？中國人非反科學，但科學亦須止於至善始得耳。

(四)

朱子曰：「靜是就心上言，安是就身上言。靜安頗相似，安蓋深於靜也。」今按：是心靜了，還求能身安，則身之安更進於心之靜。何得謂宋儒重言心，輕言身。理學家語語必歸落到實際人生上，亦豈空作哲理高論，便算能事已盡。

又曰：「公但能守得塊然黑底虛靜，不曾守得那白底虛靜，須將那黑底打成箇白底，使其中東西南北玲瓏透徹，虛明顯敞，如此方是虛靜。若但守得黑底虛靜何用。」今按：朱子此處分別黑的虛靜與白的虛靜，可謂發人所未發，言人所未言。道家好言虛靜，莊子書中並屢引顏淵爲說。周濂溪言，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顏子之學，先有外面一套規模。莊老道家亦不得謂其非有外面一套規模，則其言虛靜亦應是白底非黑底。孔門四子言志，孔子有吾與點也之嘆。亦因三子志於外，而曾點則有一番虛靜之意。但曾點心中決不能如顏子般白。宋明儒中亦多重視與點一嘆者，不先存黑白之辨，則終有病。西方人絕少言虛靜，此亦中西文化一相異。

又曰：「定靜安，是未有事時胸次洒然。慮是正與事接處對同勘合也。」今按：西方人只注意與事接處，事後乃覓一段休閒娛樂時間。然仍與事接，特轉換一對象耳。不似中國人要一胸次洒然時。

又曰：「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定靜安三字須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能慮能得最是難進處。多是至安處住了。能慮去能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今按：近人好言進步，實是要先知止，始能進。否則今日進了，若見爲

昨日之未進，即是退。明日進了，又見爲今日之未進，仍是退。豈不永求未來之進步即見爲以往之退步，進退漫無標準而永無止境乎。又功效與工夫不同。朱子又說：「工夫全在知止，能字蓋滔滔而去，自然如此者。」又說：「知止只是先知得事理如此。」今按：此處卻是中國文化傳統義利一大辨所在。所謂事理，乃指其事該如此。所謂得，乃指此事達到該如此地位，亦即所謂義。非是其事要達到我所欲的地位，此則爲利。爲父當知止於慈，爲子當知止於孝。知一止處，自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而後能得。所得仍是此慈孝止處。而對如何慈如何孝的功效次第，則逐步有進了。此與近代西方科學進步的觀念大不同。

(五)

朱子曰：「譬如百尋之木，根本枝葉，生意無不在焉。但知所先後則近道耳。豈曰專用其本而直棄其末哉。」今按：今日號稱爲知識爆破時代。朱子則曰：「天下無一物非吾度內者，亦無一事非吾之所當爲。」則知識爆破，亦非一害。但恨無人知其本末，審所先後，人各專家，惟我爲是，則大病叢生矣。中國人言體統，能成體，斯有統。隨時隨地，各爲所利，尋求知識，斯已失其大本，無體統可言，此則其病也。

又曰：「瑟憫赫喧，若有主於中，而不能發於外，不是至善。務飾於外，而無主於中，亦不是至善。」程明道言：「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今按：道家每多重內輕外。墨家

兼愛，則飾於外，無主於中。明道之內外兩忘，非主無內外，乃主不偏執一端以相爭。如西方人，則專務外而忘內。

(六)

朱子曰：「理不是在面前別爲一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修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今按：此說非忘內外，乃是合內外。心與理一卽如此。然亦非謂心卽理。

問：「物之無情者，亦有理否？」朱子曰：「如舟只可行之水，車只可行之於陸。天不曾生箇筆，人把兔毫來做筆。才有筆，便有理。」今按：此處說有理不必兼有情，舟車與筆皆人做出。許多理不盡自天生，儘有由人做出。西方科學發明了許多物，卽是發明了許多理。今人爭，有了飛機才始有飛機之理。抑是先有了飛機之理，始有飛機。如朱子此條，是主有了飛機，始有飛機之理的。但須因於其他理，才發明出飛機之理來。不能違逆了其他理，來發明出飛機之理。則仍是理在先，物在後。天在先，人在後。近代科學家乃欲憑發明來反抗自然，征服自然，此恐與朱子此條義不同。而亦引生出種種意外，如水污染、空氣污染之類。此亦自然之表示反抗也。但究竟將來自然征服了人生，抑又人生征服了自然，則有待科學家之繼續發明。

又說：「表便是那外面，裏便是就自家身上至親至切，至隱至密，貼骨貼肉處。」今按：此

條亦可來說科學發明。如創製出一飛機許多理，他人皆知。但有些處，是發明家內心獨運，他人知不到。中國古聖先賢發明許多人文至善處，亦如此。如父慈子孝，舉世人心莫不皆然。又說：「顏淵說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以文，是要四面八方都見得周匝無遺，是之謂表。至於約我以禮，又要逼向身已上來，無一毫不盡，是之謂裏。」今按：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此乃大體言人類平等，彼可爲我亦可爲之意。但人類終有大慈至孝，非人所及者。科學只待專家去做，但亦有能與不能。朱子又說：「粗是那大綱，精是那裏面曲折處。」其實科學亦只是外面大綱粗處，故可逐步推進。則科學亦等如博我以文。至要是在裏面曲折處。須待人人時時地地去推極到至善處，乃是約我以禮。卻無法說進步。如周公之孝，豈能說比舜之孝進步了。閔子騫之孝，又豈能說比周公又進步了。止於至善，是在精處，卻不宜言進步。今人謂古人已過時，不及今人，是只知博文，未知約禮。但未細讀論語，則於博文處仍爲有憾。

(七)

朱子曰：「心不可有一物，外面酬酢萬變，都只是隨其分限應去，都不關自家心事。才係於物，心便爲其所動。其所以係於物者有三，或是事未來，自家先有箇期待底心。或事已應過去，又卻長留在胸中，不能忘。或正應事之時，意有偏重，便只見那邊重。都是爲物所繫縛。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差了。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無纖毫形迹，一看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

方八面，莫不隨事順應。此心元不曾有箇事。」今按：此條論忿懣好樂憂患恐懼諸情緒諸事，均不可留於心中。心空無物，才能應物得當。又說：「孔子畏匡，文王囚羑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怡然。」今按：孔子言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孟子言四十不動心。此心仍須學來。

朱子又說：「有心於好名，遇着近名底事，便愈好之。有心於爲利，遇着近利底事，便貪欲。」今按：這便要看此心之志。故曰志於學，曰志於道。若只要心中無一事無一物，又差了。朱子又說：「此等處須是存養體驗，自做得些工夫，當自見之。難以淺識懸斷。」今按：中國學問，主要便在自做工夫上，卻不宜專在文字上去求。西方科學家脫離不了一間實驗室，中國人文之學則以人間世爲其實驗室，主要實驗者，即是吾此心。

又說：「聖人之心周流應變而不窮，只爲在內，而外物入不得。及其出而應事接物，又不陷於彼。」今按：孔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貧富只是外面事變，只在物一邊。遇貧當求心能樂，遇富當求心能好禮，所求都在自己心上。若貧必求富，則求在外面物上，不在自己心上，自己又如何作得主。卻先把己心丟了。

又說：「忿懣之類，在心上理會。如親愛之類，又在事上理會。心上理會者是見於念慮之偏，事上理會者是見於事爲之失。」今按：西方人多用心在事上理會，卻忽於心上理會。念慮偏了，事爲自多失。故西方人亦多忿懣。不於心上理會，故少親愛。中國人則多知忿懣在心上有差

了，但更知親愛在事上亦有差，此處更當學。

朱子曰：「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可與能，彼此之辭也。」今按：人孰不親愛其子女，但爲父母者不能教，非子女之不可教。人又孰不親愛其國，但非在下者之不可治，乃爲之上者之不能治。明於此，彼此之間則無不可親之家，無不可愛之國矣。今日國人不親家，不愛國，而徒生忿懣，是皆不明於彼此之辨耳。孟子只說人皆可以爲堯舜，但未說人皆能爲堯舜，此亦彼此之辭。

朱子又曰：「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心也。能遂其人之興起者，聖人之政事也。」今按：此惟中國人有此觀念。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只論下一項，再不及上一項。朱子又曰：「只我能然，而人不能然，則不平矣。」今按：西方人則只在法律前求平等，不在人與人間求平等，此又是雙方文化大相差異處。

(八)

朱子曰：「吾儒喚醒此心，欲其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爲。」今按：西方人儘忙在有所作爲上。無所作爲時，則不見有此心。

又曰：「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事時設。」今按：西方人終日忙於事，何以不言敬。此因中國人言行事，皆指在人羣中與人相處，對方有人，故須言敬。如孝弟忠

信，修齊治平，對方皆有人。西方人如經商，乃爲牟利，非爲對方。小心細心謹慎即可，不須有敬。如爲政，能保持權位即可，亦不須言敬。如治學，如科學，對方盡是物，亦不須有敬。如哲學，乃從客觀求真理，超一切人事上，亦不須言敬。只進教堂禮拜，對耶穌上帝須有敬，但亦對神，非對人。程子言：「寫字時一心在寫字上，非爲要字好，只此是敬。」此乃爲養此心之敬，非對字之有敬。若在西方，寫字時一心在寫字上，不爲要字好，便要寫得快，勿寫差，說不上敬之一字。

問：「理在氣中發現處如何？」朱子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着。」今按：普通只言理寓氣中，此條言氣不結聚，理亦無所附着，此義似少注意。萬物亦從氣之結聚生。氣不結聚，物也無法生，那來有理。心屬氣，心不結聚，理亦無所附着了。敬只是心氣結聚，故能見理。心不結聚，理於何見。家人相處，亦須其心結聚，乃見有家有理。家人心不相結聚，家亦不見，理於何存。朱子此條義，大值發揮。西方社會羣奉個人主義，人心不結聚，惟賴法律爲之維持。一集團即有一集團之法律，一廠家亦有一廠家之法律，甚至一個家庭一對夫婦亦然。儼無法律，人生便分散成個人的。中國人生則重禮不重法。此又是中西文化一大異。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